



迷情姐妹

案情亲情爱情都市言情
天意人意生意总难如意

张文钧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迷情姐妹

案情亲情爱情都市言情
天意人意生意总难如意

张文钧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情姐妹 / 张文钧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30-5926-9

I. ①迷…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1734号

书名: 迷情姐妹

著 者: 张文钧

出版策划: 凤凰树文化

责任编辑: 朱纪新

特约编辑: 杨罡 高兰

装帧设计: 凤凰树文化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1

过了阴历二月，天气就渐渐地暖了，尤其这座素有“小昆明”之称的西南小城，早春的气氛就格外浓。城东的碧阳坡和照壁山已是郁郁葱葱，一派勃勃生机；与它隔河相望的紫龙坡近些年种了许多花果树，逢春来更是姹紫嫣红，桃李盛开。坐落在山凹中间的南柯市，顺着蜿蜒如带的碧阳河向两岸伸展开去，便形成了一个山环水绕的秀丽城镇。南柯的历史，据《地方志》记载，也就三五百年。从明朝征边开始，到清朝康熙年间设土司府，再到民国年间改府设县，渐渐才有了些城镇的规模。近几年来，这座原先仅有七八万人口的地级市，竟魔术般地变幻着，平地冒出许多的高楼大厦，且一栋比一栋洋派欧化，风光耀目，就像一个个不知从哪里发了洋财回来的阔佬，昂立在街头相互攀比着自家的身价。于是街道两旁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商行店铺和标新立异的招牌字号。大街上也就车水马龙，人潮涌动。不经意间你就很难再回忆起当年小城镇的温馨与宁静，古老和安详。当然，热闹的景象主要还是集中在几条市中心繁华地段。溯流而上两公里外的旧城区，现代文明的脚步却显得滞重而缓慢。那些用青石板或鹅卵石铺垫的街道和小巷两旁，大都还是老式的镶板木屋和封砖瓦房。房屋像褪了色或剥脱了彩粉的油

画，将岁月磨损的痕迹凸现得更加突出。门槛和窗棂已经朽坏，用铝皮或钢筋加固了的。板壁的木纹深深陷进去，砖墙早已风化，袒露出一条条的灰缝，瓦檐上滋生出一层茸茸的青苔，足以想见年代的久远……虽然早几年街上也有拆了门窗，凿了砖壁开个烟酒店、百货铺或饭馆什么的人家，但生意却十分清淡。早一些的午后六七点钟就把店门关了，便又还原老城原有的寂静。

老城的沿江街片区一带距市中心约两公里，虽然环境优美，依山傍水，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说，暂时还没被圈进房产商们开发的战略地图。坐落在沿江街中段的石家院，就幸存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也即是我们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

说起石家院，老城区的住户大约没有不知道的。倒回去几十年，或者再追溯到解放前的石家米店，这栋砖木结构的青砖瓦房，可算得上南柯小城有点脸面的大户人家。

石家祖上也不是南柯的土著。不过从石家的上一辈的上一辈算起，已经在这里居住了近百年。当时号称石家米店的老屋很似江南水乡富裕人家的深宅大院，后院有一大间蓄米的米仓。这栋老屋最早修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先是经历一场百年难遇的水患，几乎将石家院冲得片瓦无存。再后来便是抗战年间发生的“黔南事变”。小日本鬼子从湖南经广西直向西南紧逼，民国政府抵挡不住，便下令搞“坚壁清野”，让城里的老百姓全部疏散，然后一把火将南柯烧成一片焦土，石家院当然在所难免。抗战后重建的石家米店，规模已远不及当年。解放后国家搞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石家米店从此不复存在，那块朱漆大匾便当作柴火烧了。现在石家院是在老屋的框架上改造的，砖木结构的三层青砖楼房，前门临街，屋后是一块三百多平方米的园子。石家这一辈的当家人石二奶便经常向儿女们提及当年石家米店的兴盛和荣耀，说起来绘声绘色，如数家珍。自然也不免说起辛酉年间的大水，甲申年间的大火，说得活灵活现，仿佛她亲历一般。其实别说当年石家米店的辉煌，就是那两场致命的水患火灾，石二奶都还未嫁给石二爷，算不得石家的人。那水患火灾的事，她是过了门以后才听婆婆说的。

石家有个规矩，每年清明节后第三天，是给去世的祖宗挂青扫墓的日子，这规矩延续了几十年没改变过。到了石二爷去世，石二奶当家，老人照例要按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办，从不轻易更改时日。今年刚过了清明，石二奶

早早便向儿女们打了招呼。那意思是说有什么事你们先去铺排好了，该办的早办，免得到上坟时又扯精作怪，误了祭供祖宗的大事。所以石家每年到坟上挂青，除了远在广东的大女儿石依蕙不能来，其他在南柯的石家后辈，是一个都不能缺少的。

到了这一天早上，石二奶忙得屋前屋后张罗。香烛纸钱一样样收拾好，挂坟标的竹竿捆扎起来，掘土的锄头，铲草的镰刀无一不是亲手准备。这一天正好逢着双休日，天气又格外地晴朗，就说好了要到坟上去杀鸡供饭的。所以一大早儿媳郭志凤就到市场上买菜去了，石二奶忙完了手上的活，却始终没见到孙子石筑的影儿。她估摸着年轻娃儿一定是贪睡懒觉，就上了三楼石筑的房间。房间的门是紧关着的，石二奶连连敲门喊了几声筑筑却没听反应，便晓得那娃儿不在屋里。就又下了楼，径直来到后院，后院只有大儿子石依宝正在花园里弄花。才初春哩，靠西墙的几垄百合花竟开了，花朵红里透白，水淋淋像从河里刚洗了的绫缎；再过去是一盆君子兰，几株山大梔子，也都是青枝绿叶，欲开未开的样子。再就是靠东墙那一垄月季花，大约有十来株吧，前一阵石二奶连花苞都没见着，这一阵就铺天盖地绽满枝头。花色有粉红的，有大红的，还有紫红的，很有一种喜庆临门的感觉，打老远石二奶就闻到一阵扑鼻的清香。

石二奶生有一子三女。石依宝是二奶的长子，高中毕业后顶替他爹石二爷，在粮食仓库当保管员。石依宝结婚后，生了石筑没几年就患了尿毒症。为治病单位没少花钱，后来还是他在广东的大妹石依蕙出二十万在广州为大哥做了换肾手术，总算保住石依宝一条命，此后便从单位办了病退。现今四十多岁的人，退下来一不上班二不管家事，就迷上了栽花养鱼喂鸟儿。才几年工夫，原来杂乱的后院竟让他整治得像个小花园似的。

石二奶来到园子里，隔着一盆玉兰花对石依宝说：依宝，筑筑一大早到哪里去了，今天不是要到坟上挂青的么？石依宝正在给一盆杜鹃花修剪枝蔓，听石二奶在喊，忙转回头答道：妈，你就别管了，到时他准会来的。年年不都是今天么？那龟儿子昨儿一整晚都没归家……石依宝大约还想往下骂两句，一看老娘脸色不高兴，便打住了。石二奶说：那你快给他打手机，不是听说筑筑他三姑才给了他手机么，年轻人一玩野了什么都记不住……石二奶一边说一边就要走下石坎来催石依宝。那石坎有些高低不平，她怕跌倒，便伸手去扶旁边的花架。说也怪，石二奶刚迈开步，那花架便摇晃起来，接

着只听咣当一声，一盆花从木架上摔下来，砸在地上弄了个粉碎。几枝花茎上刚绽出的嫩苞也折断了。石二奶仔细一看，竟是她最心爱的花盆石竹花，顿时心里莫名其妙就生出一种不祥之感。她一脚踏在石坎上，一脚还留在原地，就呆了。石依宝听见响声，扭头一看是花钵摔碎了，忙过来扶住石二奶，问道：妈，您老没摔着吧？石二奶也不答话，转身就往屋里走。

且说一盆石竹花摔碎了，石二奶心里怎么就无端地生出异常感觉呢？这话得从头说起。原来石二奶家里从不栽花养草，那年石筑出生，头天夜里石二奶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丛花儿开得艳如云霞、香飘四溢。那花红黄白各色互为映衬，在迷蒙中恍来惚去，若有若无。石二奶一梦醒来，就听见石二爷说依宝媳妇在医院产下个胖儿子。石二奶喜不自胜，亲自下厨煮了一锅荷包蛋，用饭盒装了，出门打了部的士就往医院跑。医院旁边小巷正好就是一排花市，石二奶下了车，眼前猛地一下就跳上来一丛鲜花。那花开得一朵朵鲜艳夺目，与昨晚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石二奶心里就奇了，世上真还有如此巧合的事哩！便上前去问那卖花的这花叫什么名？卖花的说大妈，这是石竹花。石二奶一听就更奇了，心想这花也姓石？难怪昨夜里梦见它，石家跟着就添了个继承香烟的后代哩。于是便对卖花的男人说：大叔，你这盆石竹花我买了……说着又看贴在花钵上的标签写着二十元的价格。石二奶也不还价，接着说：大叔，我这先给你十元的订金，回头取花时再付你十元行么？那卖花的忙不迭地点头说行行行。石二奶付了十元钱，就乐呵呵地直奔妇产科去了。

小孙子满月那天，在操办满月酒的宴席上，石二奶就笑着向大伙说了娃娃儿出生那晚她做的梦。说如何梦见一丛丛鲜艳夺目的花，醒来就听说儿媳妇在医院生了个大胖小子，于是她如何去医院，就在医院旁边的小巷花市上，梦里的花就应验了，且花的名称也奇特，叫石竹花。石二奶一番话说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让那些三姑六婆媳妇嫂子听得满堂皆惊，都说奇了奇了。于是便有了许多恭维的话、奉承的话和吉利的话。斜对门的邻居王三奶就说：二奶呀，是个大吉兆哩，说不准你们石家要出贵人了……石二奶被众人捧得心里乐滋滋的，当即又让儿媳妇郭志凤把才满月的小孙子递过来抱在怀里，说乖孙孙，奶奶给你取个名，叫石筑。竹子的竹再加个巩字。众人连说这名取得好，好听好记，意思还深哩，俗话不是说：“花开一瓣瓣，竹生一串串。”这一串还不知要串出几个小弟弟来的……石二奶那天乐坏了。此后

那盆石竹花被她老人家当个宝贝似的，先是供养在二楼的阳台上，后来石依宝在后院弄了花园，才移下来养在园子里。翻了几次盆，又换了个景德镇的青瓷花钵。那石竹花挺争气，年年开得枝繁叶茂，花团锦簇，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二十年了，偏偏在今天给砸了个稀巴烂。不就是一钵花么？可为什么不是别的花，偏生又是石二奶最喜爱的石竹花哩？所以老人心里才耿耿于怀，不知所以。

石二奶回到屋里客厅坐定，心里七上八下乱糟糟的像打翻了五味瓶。接着便又想到石筑这孩子去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就罢了，家里说是愿花钱让他到北京去读自费，可他横竖不肯。现在虽然进了高考补习班，成天同学啦朋友啦就这么玩着。要么就呆在房间里上什么网整天不出门，就没见他下功夫用在补习上。如今社会吸毒呀、偷摸扒窃什么都有……石二奶再不敢往坏处里想，便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个佛龕供奉着观音菩萨的玉石立身像。往常哩，家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石二奶总到菩萨面前烧香祈祷，求观音大士保佑平安顺利，化险为夷。此时石二奶进了房间，先给观音菩萨烧了三炷香，双手合掌站在佛龕前念了一大串菩萨保佑平安无事顺顺当当的心愿。完了，石二奶便又走出房间回到客厅，这才想起给石筑打手机的事。于是坐到电话机旁，拨了号，只听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连拨了几次总是不通，无奈，才把话筒放了。这时二女儿石依苹和女婿耿林锋带着他们的女儿棠棠进了门，棠棠今年五岁，一副天真活泼的样子，进门喊着外婆外婆就向石二奶怀里扑来。耿林锋手里提着只大公鸡，说是给外公上坟的，随手便将公鸡放在大门边上。石二奶刚才还见那公鸡在耿林锋手上蹦着，怎么一放下来就没了响动。石二奶起身一看，却见公鸡歪巴着头贴在地上，像是死了。石二奶用手去摸摸，公鸡毫无反应，再摸，脖子和脚都僵硬了。石依苹见状，忙问耿林锋：公鸡死了？耿林锋一脸疑惑地答道：怎么就死了呢？我一路提着明明是活蹦蹦的，这就怪了。于是就用脚去撩那公鸡几下，果然没了动静。石二奶顿时心里又咯噔一下，心想怎么今天一大早尽出怪事？石依苹见石二奶脸上不高兴，以为是母亲怪她买了只死鸡，忙解释说：妈，这只公鸡是才从市场上买来的，死就死了，我们再去买一只就是。说着就要返身出门。石二奶阴着脸说：算了算了，前两天你嫂买了一只还关在笼子里，你把这只提到厨房去让你嫂烧水打整了。石依苹答应着提了死公鸡去厨房。郭志凤从市场买菜回来，正在厨房里忙着弄饭，见石依苹拎了只死公鸡进来，

便一脸的惶惑，问道：咋买了只死鸡？石依芊忙说：嫂，你说怪不？这公鸡买来活蹦蹦的，进门放在地上就死了……

石二奶转身回到客厅，还没顾得上坐下，却见门口人影一闪，三女儿石依茜已站到她跟前。石依茜今天穿了件米黄色的牛仔套装，肩上挂个坤包，进门便把坤包往沙发上一丢，双手勾着石二奶的颈脖亲昵地娇声说道：妈，好想你……石二奶将石依茜的手拨开，说道：别假惺惺，不知你忙什么？十天八天也不回家看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耿林锋就接口说：妈，你说我们三小姐还忙什么？不就忙着把别人的钱往荷包里揣？石依茜反唇相讥道：锋哥，你眼红啦，有本事也去赚个十万八万的，别让我姐跟了你受穷。耿林锋被石依茜两句话就堵了嘴，不再说话。石依茜已在耿林锋对面坐下，摸出包口香糖，扔了一块给耿林锋，自个剥开一块丢进嘴里慢慢嚼着，有一茬没一茬地与石二奶和耿林锋搭话。

石二奶正在弄些香烛纸钱什么的，她手在干活，眼睛却直顾往门外瞅。此时约莫十点来钟，春天的太阳已经斜照在窗棂上，光线从窗格子里洒进屋来，把明媚和温暖洋溢了整个客厅。开着的大门仿佛就成了一道电视屏幕，只见穿了花花绿绿的男人女人走过来走过去，时而大车小车摩托车自行车一闪即逝。石二奶就这么望着，却总也不见石筑进屋，石二奶也就叫石依茜再给石筑打手机。石依茜拨了号，说还是打不通。石二奶就有些坐立不安了。她一大早就想着石筑，生怕他今天又跑到哪儿玩野了忘记上坟。这上坟的事，石家谁都可以商量着不去，唯独不能少了石筑。什么叫香烟后代？石筑才称得上石家独一无二的香烟后代。往后石家的门户要靠他去撑持，石家的财产要靠他去继承，石家的后代要等他去繁衍，这上坟挂青敬奉祖宗的头等大事，石筑不在场怎么能行？石二奶这么想着，就突然看见门口有人影晃动。老眼睛有点花了，还以为是石筑哩，定睛一看，却是两名公安干警。两名公安一身铁灰色警服，神态庄严。石二奶一见这阵势，心里就咯噔一声，直感到血往头顶上冲，想站却没站起，两条腿像生了根不听使唤。

两名公安一高一矮。高一点的那位走在前面。他见客厅里坐着人，就问：这里是石筑家吗？石二奶眼睛直盯着他们，想答话仿佛那嘴让人给针缝了似的，就是张不开。石依茜先是侧着脸在与耿林锋说话，听见有人问话才扭过头来，漫不经心地向来人瞅了一眼。再一看原是熟悉的，忙站起来满脸笑着说道：哟，邓科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坐……那高个子公安干

警就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的科长邓桦。石依茜开美容美发厅，开茶楼，免不了要经常与公安打交道，在公安局里认得几个人，平常见面开句玩笑也是很随便的事。可今天邓桦科长听了石依茜招呼，不理也不答，就立在那里，一脸的庄严肃穆。等石依茜走到他面前时，邓桦反倒像审讯犯人似的问道：你怎么在这里？石依茜被问得有点唐突，答道：这是我家，我干吗不能在这里？邓桦又问：那石筑是你什么人？石依茜答道：是我侄儿。邓桦啊了一声，就对旁边的那矮个子公安轻轻耳语了几句，又回过头来对石依茜说：我们今天执行公务，要找石筑的父母亲说话，他们在家吗？石依茜与公安说话的时候，郭志风和石依苹已从厨房出来，郭志凤听说是为石筑的事，心里早七上八下，忙走一步说道：我是石筑的母亲，二位公安同志有什么事，请坐下说。这时石依宝正好从后院进来。郭志凤又对邓桦说：这是石筑的父亲。邓桦严肃地看了郭志风和石依宝，说道：你们是石筑的父母，那好，我们是为石筑的事来的，有要紧事找你们谈，能不能……邓桦看看周围，似乎有些不方便，就说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郭志凤就说请二位同志上楼吧，说着就在前面带路，四人依次上了楼。

自打从两名公安进门以后，石二奶就一直心惊胆跳、六神无主。她心里猜想准是石筑这孩子闯祸犯事了。但又不知是犯了什么事？就更加慌张着急。心想无怪今天一打早就事事不顺畅。先是无端地打碎了石竹花，再就是活蹦蹦的一只公鸡提进门就死了。此刻石二奶坐在竹椅上怎么也站不起来，她让石依苹到房间里找了两粒降压灵，胡乱地吞了。石依茜看母亲那副慌张的神态，就说：妈，你别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公安局我也认识几个人，万一有事，咱家出点钱，上上下下打点打点，没有摆不平的。石二奶说但愿但愿，菩萨保佑祖宗荫护。又说今天自己是去不了坟上了，要儿女们去挂青时多给祖宗磕几个头，保佑石筑逢凶化吉，平安无事。母女几个就这样安慰着。约莫过了半个多钟头，才听楼梯响动，接着两名公安走下来，郭志凤跟在后面，手上捏着一团手巾直揩眼泪。公安下了楼，也没跟屋里的人说话就出大门，开车走了。

郭志凤送走公安，就转过身来对石依苹他们招招手，也不说话就上楼去了。石二奶明白郭志凤是不想让她知道石筑的事，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石依苹、石依茜和耿林锋上了二楼的小房间，一进门，就见石依宝坐在书桌后，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也不跟大家招呼。郭志凤上了楼背对着门

站着，待石依苹刚进屋还没坐下，郭志凤便一头扑过来，抱着石依苹大声地哭了。那哭声里有一种撕肝裂肺的悲嚎，听了让人不寒而栗。石依苹忙搂住郭志凤连说：嫂嫂，你别哭，有什么事好好讲。郭志凤还是一个劲地哭。石依茜性子急，就忍不住了说道：哥嫂，石筑出了什么事？你们总得先给我们说个明白，一个闷头不吭气，一个只顾哭，你们让我们来干啥？石依茜这么一说，郭志凤这才止住了哭声，抬起头来说道：二姑、三姑，昨晚石筑把人杀死了……

石家的人无论老少，纵然把石筑想得再坏，也不至于想到会把人杀死的这个地步。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自然形成的价值判断标准，何况现今还是法制社会。石筑杀死人，犯了人命案，对石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事情当然不像石依茜先前估计的那么简单了。这时郭志凤渐渐不哭了，正要安静下来把公安的话告诉大伙，楼下就传来棠棠大呼小叫的喊声，像是在一个劲地喊外婆。众人一听知道是石二奶有事了，就都一起出门往楼下跑。

原来石依苹他们跟郭志凤上楼的时候，棠棠也跟着上去了的。郭志凤说石筑杀死人的事，棠棠也听到了，后来她下了楼，石二奶就问楼上在说些什么？小孩子口无遮拦，棠棠就告诉外婆说石筑哥杀死人了。石二奶先前只当石筑是与人打架什么的，被公安抓了，才找上门来。万万没想到石筑居然犯的人命大案，把人杀死了。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石二奶本来血压就高，又有心脏病，当即就感到眼前一黑，从竹椅歪倒在地上。大伙奔下楼时，只见石二奶侧身躺在地上，双目紧闭，脸色青黄，棠棠伏在她身旁一个劲直喊外婆。众人七手八脚地把石二奶扶起，将老人平躺在长沙发上，耿林锋就忙着拨120叫救护车。这时石二奶慢慢就把眼睛睁开了，嘴里喃喃地想说话，好一阵才勉强吐出几个字来：快……快打电话，让依蕙……依蕙回来……

这时救护车的鸣叫声已经越来越近了。

2

石家到石二奶这一辈，在南柯已经居住过三代人了。石二爷父亲的父亲是在光绪三十年间从江西迁到贵州的。老祖宗归天后只给石家留下了根独苗，那便是石二爷的父亲。石二爷的父亲去世，也只给石家留下了一女一男，二爷终归是个独子。到了石二爷哩，就一心巴望多添几个支脉，让石家人丁兴旺，气象繁荣，香烟有继。到底人算不如天算，打从石二奶进了石家门槛，第二年生下儿子依宝后，一连串就是依蕙、依苹、依茜三个女儿。三个女儿虽然个个水灵精秀，如花似玉，总也未遂石二爷心愿。二爷去世时，临终托付给石二奶，石家要得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就指望在石依宝身上了。

到依宝这一辈，石家已经是三代单传。石二奶就经常在心里念叨，宝呀宝，你可得给你爹，给石家争口气。从此老人屋里就请了送子观音菩萨的像，供在佛龛前，早晚烧香祈祷，让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石家一门人丁兴旺，添子添孙，吉祥纳福。石依宝当然也够争气的，结婚第二年媳妇就甩了个带把儿的小子出来，乐得石二奶半夜睡觉都笑醒了哩。那年石依宝才二十五岁，来日方长，可一年又一年过去，石依宝的妻子郭志凤总没怀上，

再后来，石依宝就病了。这病又非同一般，是得了那种非但不能生育且有性命之忧的尿毒症。幸亏石家门高户大，花得起钱，石依宝到广州大妹石依蕙那儿换了肾，命是保住了，再生儿育女只好免谈。

石家，仅留下个四代单传的孙子石筑。

眼下，石筑竟犯下人命大案。杀人是要抵命的，对石家而言，不啻是灭顶之灾，简直是灭门大祸了。唯一可望继承石家香火的单传后代石筑性命危于一丝，系于一缕，你叫石二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怎么不撕心裂肺，血冲顶门？

石二奶进了医院，安顿完毕，石依茜忙摸出手机给珠海的大姐石依蕙打电话。电话接通后，石依茜就简短说了石筑犯了人命案和母亲住院的事，让石依蕙尽快赶回南柯。

石二奶在医院急救病床躺了两天，又输氧，又吊针。中午刚刚苏醒过来，石依蕙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她是坐了飞机到省城，从省城机场打的士回到南柯。石依蕙进了城连石家院那边也没去，就让的士司机直接将她送到医院。

石依苹和石依茜一直守护在石二奶的身边。两个妹妹一见大姐依蕙进来，眼珠儿都湿了。石依蕙拉住两个妹妹，嘴里说别哭别哭，自个儿眼泪倒先流了出来。石二奶大约是听见了石依蕙的声音，就微微睁开眼睛，想说什么，嘴蠕动着，终于没说出来。石依蕙赶紧半跪在床前抚着石二奶的手说：妈，您老别急，我来了，我们姊妹兄弟会想法救筑筑的……石二奶仿佛听懂了，脸上就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闭上眼又睡了。石依蕙就向依苹和依茜问了母亲的病况，说是赶紧到劳务市场找一个看护员，石筑的事，还得大伙去想办法，不能整天泡在医院里。

石依蕙从医院回到石家院，一进门，就听见哥嫂在说话。郭志凤说：依宝，你天塌下来都不管，我一个妇道人家，家里一摊子事忙不完，还要跑公安局看守所……石依宝就闷声闷气地答道：生了个孽子，他不想活了，莫非还要让我陪他一起死？郭志凤说是你的儿子，怎么说这种话？石依宝就连声说我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我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石依蕙踏进门槛，说哥我回来了。石依宝看见石依蕙，说：大妹，你来了好，你来了好，这个家我撑不下去了。郭志凤早迎上来，一把抱住石依蕙就号啕大哭。

石依蕙把郭志凤扶回沙发上坐下，就说：哥、嫂，我刚才在医院跟依苹

依茜说了，吃了晚饭一家人坐下来商计商计，石筑出了这么大的事，妈又在医院里躺着还没有脱离危险哩，总得商计个办法出来，该去做什么好有个头绪。石依宝答道：大妹，家里的这些事，哥没得用，没出息，全拜托你了。郭志凤接着说：大姑，能救得筑筑的一条命，嫂下辈子变牛变马报答你。石依蕙听了鼻子一酸，差点又要哭，说：嫂，你哪能说这些格外的话，石筑是你的儿，是我的侄，还是妈的命根，我能不管吗？

吃罢晚饭，一家人把门关了，就坐在客厅里商计，说去说来，也没拿出个主意。大家就排着队数自己认识的人，有没有在司法机关工作的？石依茜就说公安的人她认得几个，但不知管不管用。唯一那个到家里来报案的刑侦科长邓桦比较熟悉，当时又一本正经，石依茜气得背地里咒骂他得性病艾滋病，所以再也数不出有点作用的人物来。耿林锋倒也说两个人，一个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苗时忠，另一个是市法院行政科的科长张和民。虽说与二人没有什么深交，但愿去活动活动，也许还能帮上些忙。话到这里耿林锋显得有点为难，说现在的世道，谁肯白帮忙哩？再说这还是人命关天的大案！于是便摇摇头不再往下说。石依蕙听了耿林锋的话，知道他言外之意是什么了？就说：林锋，你倒是把话说明白了，是不是要送礼啊？耿林锋说：姐，我就怕人家不肯收哩，再说，要送也不是小数。石依茜就接着说：锋哥，你别支支吾吾了，你在政府机关工作，消息灵通，像石筑这样的大案，敬菩萨烧香供佛得花多少钱？耿林锋想想，说：不好估计，这要看通到哪一层，越往上胃口越大。石依茜说：锋哥，不管通到哪一层，石家宁肯赔钱，也不能赔命的。郭志凤忙接着说：小姑，话虽这么说，论家境十万八万我们赔得起，要再多了……这时石依蕙就拉着郭志风的手，说道：嫂，钱的事，你就别操心。说罢石依蕙从坤包里取出一张银行卡，摆在面前的茶几上。接着说道：我知道筑筑的事要花钱，而且要花大钱，动身回来时就先打了五十万在卡上。这钱是用来为筑筑买命的，石筑要是逃不过这一劫，我们石家就要绝后了。要是这五十万不够，我再通知公司财务多打些过来，只要能救命，我当姑的，花再多的钱也心甘情愿……石依宝盯着那张闪闪发光的银行卡，说：大妹，你花那么多钱值吗？万一钱花了，人也没了，还不落得人财两空。石依苹说：哥，你不管就好了，干吗尽说泄气话，大姐一番好意都是为了这个家。石依宝就连忙点头说：好，好，我不管，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一晚也没商计出个结果，一家人就闷闷地散了。

临睡前，石依茜向石依蕙大致讲了石筑那天杀人的经过。正好头一天的《南柯晚报》发了一条标题为：《为争一条板凳，杀死一条人命》的消息。石依茜就把报纸递给石依蕙。

消息是这样写的：

4月6日晚，本市铁路家属区宿舍附近发生一起凶杀案，记者通过市公安局有关办案人了解了事件经过，情况是这样：下晚7时左右，犯罪嫌疑人石筑与女友在火车站旁快快小餐馆吃饭。当时餐馆顾客较多，石筑从座位上起身去点菜时，他的坐凳被同来吃饭的铁中高三（2）班的学生赵兵拿走。石筑为取回凳子，与赵兵发生争执，继而相互推打。同赵兵一起吃饭的几个同学想帮赵兵，石筑自知寡不敌众，忍气离开餐馆。晚上十时许，赵兵单独回宿舍时，在距家门约一百多米的拐弯处被凶手用刀刺中胸部，其后被路人送往铁路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犯罪嫌疑人石筑杀人后畏罪潜逃，在开往昆明的一列火车上被公安铁路干警抓获，目前警方正对这一凶杀案作进一步调查取证。

石依蕙长叹一口气，说道：唉，家境好的孩子，争气的少哇！倒是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才知道发奋……

石依茜问：姐，石筑这案子怕是一时两时也办不下来的，你制衣公司那么多事，丢得开吗？

石依蕙说：那边都安排好了，有人管着，办完筑筑的事再说吧，睡觉。说是睡觉，石依蕙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满脑子不是母亲的病就是石筑这桩人命关天的大案。

石依蕙记得她是在石筑出生不久就离开家去广州的，那时父亲还在世，一家人为石筑的出生高兴透了，满月那天还办了八桌酒席，都说石筑长得乖，她姊妹三个就抢着抱小侄儿，你吻过来我亲过去，像争一块宝。那情景还历历在目，一晃就快二十年了。其间石依蕙也回来几次，父亲病逝，依葶结婚，最后一次是母亲的七十大寿。那是三年前，石筑那时刚上高中一年级，敦敦实实的一个小伙子，而且聪明伶俐，正是可树之材哩。可万万没有想到稀里糊涂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竟把人杀了，你说这孩子就怎么恍惚到这一步，把人命当了儿戏。他那里在牢里吃苦不说，一家人就为此不得安宁，母亲还差一点送了命，石依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回来两天，石依蕙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虽说现在办事要花钱，但钱揣在手上却又找不到地方去花。敬菩萨还要找到庙门哩，你连庙门都没找到，捧着香上哪儿去供奉？十万八万只要有人愿收，她拱手相送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但现在敬香无路求神无门，石依蕙心里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白天，她就在病房里陪着母亲，老人不能说话，睁开眼看见依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下午郭志凤来了，石依蕙就突然想起，说：嫂，你们去看过被害人的父母了吗？郭志凤说：没有哩，听说人家恨死我们了，我哪里敢去。石依蕙说：再恨也得去，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嘛。要不我们先给人家送两万块钱，表一点心意。郭志凤就说大姑你说了就照你的办。

到吃晚饭的时候，石依莘与耿林锋来了。耿林锋说是听到一个消息，李家栋表哥调到市法院当了副院长。李家栋是姑母的儿子，他母亲是石二爷的亲姐，只是自从姑母姑父去世后，大家就很少往来。原来只听说李家栋在县里工作，当过县委副书记什么的，大约是最近才调到市法院的。这消息对于石家来说，无疑是一线希望。有一个内亲在司法机关工作，至少为石筑案件的好转留了一点空间。石依蕙就让耿林锋赶快去打探李家栋表哥的住址，明天好去登门拜望。

石依蕙再问了些事，就与郭志凤去赵兵家。她二人先到银行取了两万块钱的现金，揣好了出门就招手打的。姑嫂俩上了的士，司机问去哪儿？石依蕙说去铁路家属区宿舍。司机把车发动，一个执勤交警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站在车门边，用手指头敲着玻璃窗。司机扭头一看是交警，忙熄了火，满脸堆笑地打开车窗。交警就指着车说你违章停车了。也不等司机解释，便摸出一叠单据，刷地扯下一张，递到司机手里。石依蕙从后排伸头一看，是十元罚单。司机就苦笑说同志现在天都快黑了也没注意。那交警二话没说，刷地又扯下一张扔到驾驶台上。这次还是十元。司机就不再说话了，伸手从裤包摸出一把票子，拣了二十元乖乖地递过去。交警接过钱转身走了。司机一边发动车，一边就强盗土匪地骂开了。那意思是当了二十年工人，下岗了帮人跑的士，动不动就挨罚款，这些交警简直是在抢劫哩。石依蕙听了司机一路骂，直到车停了他似乎意犹未尽。下车付钱时石依蕙就摸了一张二十元递给司机。司机正要退钱，石依蕙说不必了，刚才那个地方不让停车，是我们害了你哩。说罢便与郭志凤走了，只听那司机连说谢谢，天下还是好人多。

石依蕙姑嫂二人到铁路家属区居委会一问，便顺利地找到了死者赵兵家。二人来到门口，门虚掩着，轻轻敲一下便开了。只见正门的客厅里坐着几个人，石依蕙就问是赵师傅家吗？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冷漠地站起来，一听说眼前的妇女是石筑的母亲，赵师傅本来有点迷惑的眼神一下就充满了敌意，脸也绷紧了，冷冷问道：你们来干什么？郭志凤一时竟呆了，不知如何回答。石依蕙走下一步，自我介绍了身份，接着说石筑犯了大错，我们为你儿子不幸遭难深感悲痛，今天特地来问候，表示抱歉……说话的时候，石依蕙就看见屋里正中的条柜上摆着一个铁红色的大理石骨灰盒，骨灰盒后面墙上挂一副黑色相框，相框里镶着赵兵的相片。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得白白胖胖且充满了几分稚气，脸上还流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石依蕙真还有点不敢面对这张照片，她急忙把目光挪回来，正好目光又落到赵师傅脸上，那脸色是愤怒且带着仇恨。石依蕙还想说点什么，忽然就听见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女人的哭声，那声音像穿越了一道阴森的洞穴而来，显得凄楚悲切，有一种万劫不复般的沉痛。石依蕙渐渐就听明白了，哭喊的女人是死者赵兵的母亲。大约刚才外面有人进去告诉她石家来人了，女人就突然勾起了儿子惨死的伤痛。这边赵师傅一听老婆在呼天喊地哭儿子，一股怒气也跟着窜上心头。大约原是要发火的，一看两个女人也可怜巴巴地一直还站着，就忍住了，一边挥手一边说道：你们走你们走，有什么事别上家里来，到公安局说去……石依蕙知道今天办不成事了，只得拉着郭志凤出了门。

第二天说好了去找表哥李家栋。

耿林锋已经问好了李家栋住的地方，就在市法院旁边三号宿舍楼二单元五楼。李家栋原是紫源县的县委副书记，去年初才从县里调到市法院担任副院长的，他爱人罗英也跟随丈夫调到市妇联工作。李家栋在县里是以清廉出了名的，之前一直分管政法，紫源县的政法部门多次受到省市表彰，这多少与李家栋坚持公正办案的原则分不开。

大家见了面，说了些阔别多年的家常话。李家栋问及舅母的身体，于是就提到了石筑的事。郭志凤把事情经过大略向李家栋说了，李家栋听着，脸色就渐渐地沉下来。待郭志凤说完，他才问石筑今年多大了？郭志凤说二十岁。李家栋听罢叹了口气，说道：今天你们姊妹几个来，我也明白你们的来意了。按情理说，这个忙我是肯定要帮的，一家人嘛，这么亲的关系，我要不帮忙哩，你们会骂我李家栋不是人，没得人情味。可我要帮这个忙哩，